

天台宗衰落原因的探究

(上)

夏金華

摘要 天台宗富有「教觀雙美」、定慧雙修的特色，這在中國佛教宗派中是非常突出的。但是，該宗在歷史上卻沒有能像禪宗、淨土宗那樣如日中天，反而走向長久的衰微之途。這種現象一直為學界所困惑。本文通過對宗派內部和外部環境兩方面的詳加考察後，發現造成天台沒落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國缺少接受最優秀佛教理論和苦行實踐的人文環境和領袖之才。具體說來，主要是六大因素所致：(1)沒有找到理想的傳承人才；(2)止觀修習逐步喪失；(3)中後期偏重於教理方面發展。(4)在唐代因失去統治者的外護而勢力大衰；(5)「安史之亂」與「會昌法難」的摧殘，加上農民武裝的侵襲；(6)其他佛教宗派如禪宗、華嚴宗等的擠壓等。所有這些使得天台宗未能發揮自身優勢而獲得應有的長足發展，卻長期處於沉寂狀態，且至今依然影響有限。

關鍵詞 天台宗；衰落；傳承人才；止觀修習；戰爭

前言

在中國佛教所有的宗派中，以浙江天台山為中心根

據地的天台宗是最具代表性的，這是唐宋以來就有的看法¹。該宗倡導理論與實踐並重——「教觀雙美」，而且秉教修行，隨文立觀，直至最後法身理地，莫不清晰明了，次第演進，步步為營，極具操作性。相比之下，其他宗派則相形見绌，如禪宗儘管修行實踐出色，教理闡述略顯欠缺；六祖慧能一系的南宗禪更以不立文字、直逼「向上一著」為能事。以後雖有「公案」迭出，但對一般人來說，無異於看「天書」，難得要領。至於密教，由於深含過多的神秘色彩，難為漢族地區大多數人所認可。而華嚴、法相二宗俱以佛學理論的博大精深見長，禪觀又相形不足。還有，因囿於瑣碎的戒律條文，律宗的劣勢非常明顯，既沒有禪修方面的顯著成就，高深的佛學義理又與之緣份有限，所以，它的影響歷來難以超出僧伽的範圍。比較特別的是淨土宗，它沒有深奧的教義可供炫耀，也缺乏嚴密的宗派傳承系統，但卻因以簡單易行的念佛法門為日常功課，契合廣大平民階層的實行，所以贏得的信徒最多，成為佛教平民化特徵的重要表現。後來，連禪宗也不得不借助該宗的某些教

義與做法以充實自己，從而形成「禪淨雙修」的宗門特色。

問題在於，既然與其他宗派比較天台宗有著不可多得的獨特優勢，因而也是最代表中國佛教的顯著成就，但卻為什麼其影響在智者短暫的輝煌之後反而不如禪宗、淨土宗那樣持續興隆而進入式微之途呢？要想弄清天台沒落的深層原因，必須從宗派內、外兩個方面的考察入手，進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較為客觀公正的結論。

天台之衰的內在因素

從佛教宗派內部演變的歷史軌跡來看，天台宗走下坡路的是從智顗入滅之後開始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缺乏大師級的傳承人才。此有智者在石城示寂前寫給晉王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六〇五—六一六）的遺書為證。在這份遺書中，智者（五三八—五九七）曾一再悲歎慧命難續，瀉瓶乏人。其中說道：

欲以先師禪慧授予學人，故滯留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缺，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

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倘逢易悟，用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於荊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不能和諧得所。……²

智者將自己如何尋找傳法人才而未能如願的前後經過描述得極為詳盡，其淒苦無奈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催人淚下。如此表述一方面是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做一番剖白，高風亮節，清淨無暇，以消除楊廣的疑慮。同時，這些文字也是他當年弘法經歷的實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對於我們了解天台宗的生存環境和內部發展是深有助益的。

通過引文的解讀，我們不難論定，智者的門下雖然很多，但堪為法器者，至少在他眼裏是沒有滿意的人

選。灌頂（五六一—六三二），並非智者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而僅僅是他的侍者。儘管灌頂曾竭盡全力，將智者所有的著作整理面世，加以推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是智者佛學理論的主要保存者。從此意義上說，他是智者思想的實際繼承人，像後世台宗人所認定的那樣，是可以接受的³。問題是，智者滅後灌頂不但沒有能夠成為象徵天台興旺的國清寺（前身爲天台山寺）的住持，而且處境艱險，歷經磨難⁴，使天台思想的發揚光大受到嚴重制約。同時，作爲擔任住持的智越同樣也不是智者指定之人，他對天台的貢獻也僅限於守成而已，遑論發展。

其次，從天台宗的歷史考察可以發現，該宗接班人的培養似乎一直非常不順利，從創始人慧文傳法慧思後，就是如此。雖說慧思本人已選中智者，佛法的慧命得以延續，是他深感欣慰的。但在臨終時，他想繼續尋找承擔如來家業者卻遇到了嚴重的挫折。理由很簡單，止觀的修持，不僅費時長久，方有成效，對修持者的耐力也是嚴峻考驗，且又往往與苦行相聯繫，令人不堪。慧思與智者均爲非常人也，吃苦耐勞，不在話下，不獨以頭陀行著稱，又能忍受長時間的煎熬，終有所成⁵。慧思曾對數百位徒衆說：

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

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

然而，結果卻是「苦行事難，竟無答者」。於是，他不得已「屏衆斂念，泯然命盡。」⁶至於智顗自己也是汲汲奔走，到處物色接班人，但如前所述，始終未能如願。智者之後，從灌頂開始，中經智威（？—六八一）、慧威（六三四—七二三），直至玄朗（六七三—七五四），前後兩百餘年的歷史中，基本是單傳，僅維持佛法慧命的延續而已，故而被新興的法相、華嚴等宗派的勢力所掩蓋，處於黯然不彰的境地。「自縉雲（指智威）至左溪（指玄朗），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⁷梁肅《止觀統例》也有「當二威（智威、慧威）之際，咸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⁸正是這種默默無聞情形的真實反映。

待到荆溪湛然出世，因於教、觀兩個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從而使天台宗呈現中興氣象，贊甯《宋高僧傳》所謂「頂（灌頂）再世，至於左溪（玄朗），明道若昧，待公（湛然）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即指此而言。經過湛然（七一—七八二）多年的苦心經營，使天台得以與華嚴、法相、禪宗等派別分庭抗禮，

名聞遐邇。但遺憾的是，湛然同樣面臨著後繼乏人的問題，雖「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僧，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成教者，又數十人」。⁹且傳行滿（一說傳於道邃），再傳廣修（？——八四三），但乏龍象之才。不得已，湛然又將止觀經驗傳給一位在家居士——士大夫梁肅。惜梁氏早亡，僅留下一部《刪定止觀》而已。後值會昌法難，聲勢驟衰，教典多遭湮滅，止觀的實際傳承系統又陷於中斷。

再次，台宗本來的優勢在於教觀雙美，為他宗所不及，如果僅突出其中之一，勢必成為「跛腳」。然而，智者之後，「明道若昧」，本有的教、觀兩方面的優長未能顯發出來，這種現象直到湛然始有改觀。更為嚴重的是，迫於當時華嚴宗、密教、法相宗、淨土教等宗派思想發展的形勢，湛然也不得不有偏於教理方面開展的傾向，比如，他在總結台宗的特點時說過：

天台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以《大經》（《涅槃經》）為扶疏，以大品（《般若經》）為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¹⁰

在此基礎上，與他同時代流行的《天台五義分門圖》對於教理方面又有不少發揮。天台宗後來的發展沒有能夠繼續遵循智者原有的路線，導致修行實踐特色的

逐步喪失，也是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在教理上天台有著獨特的長處，無論是「五時八教」之判，還是「三諦圓融」之說；也不管是「一念三千」抑或是「性惡」之論，均因為內部缺乏得力的人才，加上外部其他宗派勢力的不斷蠶食，沒有能夠在佛教界內部形成強大的影響力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揚，如原為湛然弟子澄觀的出走，他吸收天台思想，加強華嚴宗教義的理論深度，後來成為華嚴宗的第四代祖師，也表現出天台缺乏吸引力的嚴峻現實。所謂「自行銷磨，沒入他宗」，不能突顯自家門風，等於是丟棄自家寶藏，而拾人牙慧。

他宗思想的滲透，也使得天台左支右絀，難以維持宗派的獨特形象。這種現象在湛然時就已存在，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引入了《起信論》式的本覺思想——真如緣起，來論證其《金剛錍》的主要觀點，此類漸改舊觀之舉，既有使得智者更多地來自中觀、智論思想的「三諦圓融」的精神內核為實踐本覺心性所取代的危險，同時也被後來者看作是他吸取華嚴思想的重要依據。

進入唐末五代，全國戰亂，僅吳越一帶尚稱太平。吳越王錢氏「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舊朝又以愛子為僧」。¹¹對佛教的支持非常明顯，同時扶植天台宗，針對教觀著作殘毀嚴重的實際狀況，「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

文，至螺溪謁寂法師（淨光義寂）。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寶雲義道），雲授法智（四明知禮），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¹²。由於湛然的示範作用以及時代因緣的增上，進一步推動了天台偏重於教義的方向發展，其中山外派的代表人物慈光晤恩（九一二—九八六）、奉先源清、梵天慶昭（九一二—一〇一七）、孤山智圓（九七六—一〇二二）等人接受華嚴、法相宗學說的影響，而主張天台的觀心法門是真心觀，即以心性真如為觀照的對象，連帶主張真心無性惡、真如隨緣而起等理論。也終於引起山家派知禮及其門下的強烈反彈，彼此圍繞著天台教觀與華嚴思想等相混淆的問題，進行了三次大論戰¹³，往返辯難，前後耗時七載，如果將其後學的論辯也算在內則達數十年之久。這場義學運動的結果是山家派勝出，基本達到了清理門戶的目的。

從保持天台的宗派純潔性而言，四明知禮（九六〇—一〇二八）的清理門戶之舉十分必要，至少遏止了山外派過多地吸收華嚴、禪宗思想「沒入他宗」而失去自身主體性的發展勢頭。然而，其副作用也在於此，天台教籍東歸本是好事，但如果因此一味在語言文字上多費口舌，從而丟掉止觀這個根本導師，原先的優勢喪失殆盡，令人扼腕。

知禮一生著述宏富，有《金光明經文句記》、《觀音別行玄義記》、《十不二門指要鈔》等數十部，其教學精深玄奧，非經年累月之力，無以窺其門徑。後學廣智一系繼續發揮師說，盛行於南宋時代。

此外，慈雲遵式一系雖重在實踐，行懺願儀式，雜以淨土法門，但其發展聲勢不及山家派雄健，影響力有限。所以，北宋的元照（一〇四八—一一一六）在紹聖二年（一一〇九五）曾發出如此沉痛的感歎：

……奈何叔式寡薄，馳走聲利，或膠固於名相，或混淆於暗證，其書雖存，而止觀之道幾聞於世，得不為之痛心疾首哉！¹⁴

此後，每況愈下，弘揚天台諸祖皆以教理示人，於止觀內證鮮有著力者，一部《摩訶止觀》，自從「荊溪（湛然）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為之屢校，枯足也；禁句為之簸糠，胖目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也。」¹⁵因而自宋以後，山內、山外兩家無不以天台教理作為弘揚的中心內容，從而使佛教界公認將台宗與華嚴、法相二宗一起被歸於「教下」，而與「宗門」（禪宗）區別開來。

再者，若與其他宗派比起來，天台教觀並舉，明

顯曲高和寡，加上修行成本過高——從「二十五方便」開始，到「十乘觀法」，進修「四種三昧」，悟「三諦圓融」、「一念三千」才行，而且又得與一般中土僧侶畏懼的苦行方式相陪伴，少則數十年，如智者；多則兩輩子，如慧思，才能達成最後漫長成佛進程中的部分成果——五品弟子位和鐵輪位，未免讓人極度悲觀而喪失精進不懈的信念。所有這些，都與國人喜好簡約易行、講究速成、缺乏踏實修行的根性背道而馳，既比不上禪宗表面的直截明快，又沒有淨土宗臨終時刻的「橫超三界」來得快速穩當。因此難以在短時間內顯現其自家的長處，也就順理成章了。

上述可知，缺乏理想的繼承人和止觀修習之浸微，以及中後期偏重於教理發展的傾向，是天台宗走向沒落的三大內在原因。

註：

1. 唐宋時即有人認為台宗是佛教的正統，其中道宣對智顗的評價最高：「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不可輕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高僧傳合集》第二八四頁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柳宗元也說：「佛道愈遠，異端竟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唐後期岳州

聖安寺有無姓和尚法劍，「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其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後來，「居長沙安國寺。」此後則未有聞人。（《全唐文》卷五八七柳宗元《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銘序》）北宋贊寧也盛讚天台，認為「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志磐《佛祖統紀》卷六《四祖天台智者傳》，《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一八六頁中）。

2. 《國清百錄》卷三，《遺書與晉王》，《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八〇九頁下。

3. 道宣《續高僧傳》卷一九《灌頂傳》記載，「自頂受業天台，又稟道衡嶽、思、顗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六四頁）。

4. 從灌頂《涅槃經玄義》的自述來看，他屢遭憂患，不遑寧處，「運丁隋末，寇盜縱橫，海闌山喧；無處紙筆，匿影沃州；陰林席箭，推度聖文；衣殫糧盡，虧其次第」。後又卜居安洲，人跡罕至，清苦異常，「菜食水齋，冰床雪被，孤居獨處，夢抽思乙」。其

艱難困苦之狀，不難想見（《涅槃經玄義》卷下，《大正藏》第三十八卷，第十四頁下—十五頁上）。

5. 據《續高僧傳》卷十七載，慧思「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而且「性樂苦節，營僧為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更有數度被毒，命如懸絲的說法。而且是經過兩輩子的修行努力，終成道業。（《高僧傳合集》第二四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智顗也是「吾少嬰勤苦，備曆艱關，遊學荆、揚、雍、豫，唯著一衲，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最終取得五品弟子位（《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七九八頁下）。

6. 《續高僧傳》卷十七，《高僧傳合集》第二四三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

7. 《金石萃編》卷一〇六梁肅《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並序》。另外，在《止觀統例》中，梁氏也說：「當二威之際，咸授而已，其道不行。」極言天台之衰。

8. 梁肅《天台止觀統例》，《刪定止觀》附錄，第三三八頁，「天台藏」，臺灣湛然寺印行本，一九九四。

9. 贊甯《高僧傳》卷六《湛然傳》，《高僧傳合集》第

四一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一九九一。

10. 湛然《止觀義例》卷上，《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四五二頁下—四五三頁上。

11. 《宋史》卷四百八十《吳越錢氏》。

12. 志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吳越王傳》，《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三九四頁上。

13. 針對天台教觀與華嚴思想相混淆的問題，山家派與山外派有過三次大爭論：(1)圍繞《金光明玄義》廣略本展開，中心是「真心觀」與「妄心觀」；(2)有關《十不二門》的注釋，焦點在「別理隨緣」與「性具隨緣」；(3)圍繞《妙宗鈔》的教義，爭論中心是「約心觀佛」與「華嚴藏塵」。事實上，這三方面的問題在每次論戰中均有涉及，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從本質上說，此三方面都有內在的聯繫，每一問題均不能孤立存在。不過，山家與山外據此各自構成了一套思想體系。

14.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序》，《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四六二頁上。

15. 梁肅《天台止觀統例》，《刪定止觀》附錄，第三三九頁，「天台藏」，臺灣湛然寺印行本，一九九四。